



殒落天空的晨星

晨星农场22座知青墓： 伤耶痛耶？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符耀彩 通讯员 蓝宪飞

1970年10月17日，在一场特大强台风袭击下，晨星农场养猪连发生在了一个悲壮故事：22位来自海口、汕头、广州、湖南等地、花样年华的知青被滔滔洪水吞噬了生命，除了连长和指导员年纪稍大，其他知青几乎都未到20岁，最小的仅14岁。

那天下午三时许，台风风势增强，暴雨倾盆。地处低洼地带的农场养猪连已经开始进水，但这都没有引起相关负责人的任何注意。团部既没有马上下令转移，养猪连的知青们也都没有意识到应该提前转移。到下午七时许，山洪突然冲来，不容人们多想，养猪连顿成泽国。很快，洪水没过了膝盖。

开始时，大家大声喊叫着指挥自救。但四周都是大水，人已经走不出来了。知青们还手拉着手，由黄珊建带头，大家高唱《国际歌》及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”的语录歌，互相鼓励着坚持到胜利。后来水越来越大，漫过了人的胸膛，大家被冲散了。但是，危急关头知青不是想着自己逃生，而是想到这个集体如何走出困境。

广州知青何启珍等6位姑娘当时靠机智、毅力与互助精神，在急流中抓到了晒衣场的粗铁丝，幸免于难。不识水性的潮汕姑娘陈惠兰，被广州知青杨铭田紧紧抓住，她俩被冲到一栋茅草房旁边，爬上房顶，才逃过一劫。

带头唱《国际歌》的黄珊建抱住墙报栏的木柱，爬上宣传栏的棚顶。广州知青张思慧、汕头知青陈淑娥也抓住一棵树，泡在水中六个小时坚持到被人救起。

当时团部领导闻讯后也组织了一千多军人、职工、知青前来抢救。但洪水无情，凌晨四时许，包括连长、指导员在内的22位知青全部被洪水卷走。

为了寄托哀思，从1997年至1998年，广州知青、汕头知青和晨星农场共同募捐，于1998年为这22位知青修建了一座知青墓。知青墓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。

延伸采访

兵团时期由于受“极左”思想影响，一些人嘴里喊着“大干快上”，却严重违背科学蛮干。

晨星农场21队一些老职工说，团部为改善知青生活，决定建一个养猪场。这本是好事。但是选址时，却选在一片低洼地里建点，老工人曾对选址提出不同意见，说此地是山上洪水冲击的交汇点之一，万一来一场山洪暴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，一些团部领导不顾人们的劝说，坚持在低洼地里建猪场。于是悲剧发生了。

一位老工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当时如果办事走群众路线，听听大家的意见，是不会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的。

还有一种声音：到底是个猪场重要，还是几十个年轻人的生命重要？为什么把猪场建在低洼地出事后却不问责？

知青们都是从各个连队里挑出来的好苗子，不仅乐于吃苦助人，而且有理想，能歌善舞，但是时运不幸，其情也悲伤，其境也惨烈！

多年之后反思当年的事件，这是一桩本可避免的悲剧。一个企业、一个群体、一个社会，只有以科学代替蛮干，以创新代替保守，才会有生命力，才会有和谐。而今，海南橡胶集团走向世界的脚步声，多么令人振奋，那也算是知青一代足迹的延续！知青的血汗没有白流，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！

当年知青们怀着革命理想，走入广阔的天地锻炼，有艰苦中激情火热的生活，也有那个年代受“极左”思想和“政治挂帅”影响所导致的悲剧，本报回顾当年的几件知青伤逝的悲情事件，在记者的延伸采访中带出历史的反思。

东岭农场三知青烈士： 舍身护坝挡洪水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潘毅敏 海南日报记者 符耀彩

1970年6月28日，地处万宁县六连岭山区，连续几天几夜的暴雨狂降，使龙滚河河水猛涨。这一天兵团二师四团六连报警的钟声在风雨中凄厉地敲响，“大水要冲水电站了，大家快去抢救！”全体指战员一听到紧急命令，都火速赶往大坝。这是为了解决当地发电和灌溉，由兵团投资10多万元，兴建的一个装机容量60千瓦水电站的拦河大坝，但该大坝尚未合龙完工。这时，水位已由几十厘米涨到10米，汹涌的急流以每秒7、8米的流速不断冲击着还未合龙的大坝口，灰石沙袋不断被冲落。

情况十分危急！有指挥员在高处大声喊：“为了保护国家财产，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革命精神，



东岭农场牺牲的来自广东的三位女知青。

用人体挡住急流、保护大坝！”“跳下水去，用身体护坝！”有一些知青也跟着喊道。三位女知青胡志红、程明容、谢红军马上响应，毫不犹豫地跳到激流中，用姑娘家孱弱的身躯，顶住正在沉重下滑的沙袋。

其他9个男知青、职工也相继跳入水中。山洪在咆哮，险情在扩大，仅仅几个血肉之躯怎能抵得住汹涌的洪水呢？连长见到情况十分危险，大喊叫大家快上来。水下的人都紧张地往上攀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时，一个滔天巨浪闷声打下来，将余下的9人从6米高的坝沿一起卷入水底。所有岸上的人都被这突然出现的险情惊呆了。

为抢救水下的人，指导员、连长一同带头跳入激流，六连的知青和团工程队的40多个人几乎同时纵身跃下。人们在翻滚的浊浪中大声呼喊，紧张地搜寻，终于，有6



晨星农场二十二位知青烈士中的四烈士生前合影。

小池供图

1971年9月29日，当时的25号台风，风猛雨急，摧屋拔树，地处太阳河上游的兵团工师九团（南林农场）所在地的立新河河水猛涨。当日下午，该团团部派人给连里送达紧急通知：靠近立新寨的地方有一段很长的电线杆被台风摧毁，电线也被折倒的橡胶树扯断了，团部命令连里立即派人抢修。并强调，如果电线没有，电话不通了，党中央的声音、上级的有关精神就听不到了，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！

连里接到命令，立即派出副连长谭习原及女职工封运兰，带领七名知青带着工具，赶到河对面去完成团部交给的抢险任务。这时候，已是傍晚五时许。从连队过立新河有一座立新桥，建桥时桥面未设栏杆。这时河水已开始淹没桥面。大家淌过河去后，在抢险工地上忙碌了几个小时，终于把电线杆扶起来，把被扯断的电线重新接好，其时，已到晚上九时许大家没吃晚饭，就赶回连队。他们往立新桥走时，水已淹没桥面达齐腰深了。副队长谭习原领头，打着手电，首先带头跳到齐腰深的桥面上，大家也跟着跳进水里，他要

求各个知青都要手拉着手，慢慢地往对岸挪动过去。

不幸的是，偏偏此时山洪冲下来了。因为是晚上，大家看不到这一险情，还一个劲地高唱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……” 的语录歌，洪水冲到大桥时，走在前面的谭习原被大水卷走了。因为大家都是手拉着手，结果全部卷入洪水中，卷入水底。河面上水势汹涌，一切呼救都来不及。

一名汕头知青会点水性，被水冲到下游后，拼命爬上岸回来报告。

连队马上紧急行动，冒着风雨，沿河岸一路呼喊他们的名字，进行寻找。在很远的下游的地方，一名稍识水性的湛江知青，被大水冲到一片小树丛，他拼命地捉住一棵小树，捱到第二天才被人们发现救起。其余的五位知青连同两名职工都与大家阴阳两界了。这五名知青的名字是：广东知青涂锦初、陈激、杨煌昌、郑少英（女），湖北知青路运为。



南林农场7烈士墓。潘毅敏 摄

位水下的人被救上来，可是，胡志红、程明容、谢红军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三人中，年纪最大的二十岁，最小的仅十八岁，都是来自广东的知青。

三位花季少女的死，牵动了兵团的师、团首长。在安葬“三姐妹”的那一天，六连的全体老工人来了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广州六中的知青战友们都来了。她们被安葬在电站上游向阳的高坡上。后来，国家民政部批准授予她们为革命烈士。

延伸采访

人们在整理“三姐妹”的遗物时，翻到她们生前的日记，胡志红的日记中写道：“越是艰苦的环境就越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。”“我们祖国现在正需要橡胶，我要在祖国这块宝贵的土地上种好胶。”；程明容的日记中说：“如果革命需要我献身的话，我要像英雄那样，脸不变色心不跳，勇敢的冲上去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样的豪言壮语，十分具有那个时代知青的理想和思想特色，30多年过去了，烈士们舍身护大坝的事迹仍在激励着人们，她们的笑容将永远留在知青同伴和当地人的记忆中。但人们在缅怀她们的时候，也为她们惋惜。

农场的情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三位年轻的女知青牺牲后，不久，洪水就退去了。水电站最后也修好了，但只发了两年多的电，就废弃了。他们说，洪水来了，水这么大，这么猛，能顶得了么？当时的领导为什么不能等到洪水退了后才去修呢。

放在“以人为本”、珍视生命的今天，是不会让三位女知青牺牲宝贵的生命的。这是时代的悲剧，这是历史的代价！

台风中抢修电线，在现南林农场境内牺牲了七位青年人的生命。

不是烈士的“烈士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符耀彩

延伸采访

近日记者就当年的事件电话采访了南林农场党委书记罗南英，她说发生这桩事故时，她还在上初中，团部、机关、学校都号召学习这几位烈士为了抢救国家财产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的精神，兵团战士报还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。但是，后来，团部（农场）在给他们申报烈士的时候，上级民政部门不认可，不予批准，其理由是：明知洪水要来，明知过这座桥会有危险，为什么却在这个时候去拼命抢救几条电线杆，白白搭上几条年轻人的生命，不值得。如果电话线不通了，等到第二天洪水退了再去修就是了，又不是十分火急的事。

虽然没有将他们评为烈士，但在农场领导及群众心目中，仍认为他们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烈士，于是，由农场捐款修建了一个墓碑，还郑重地在墓碑上刻上七个“烈士”名单，包括五名知青和两名职工。每年的清明节，农场机关干部职工、学校师生都会组织去那里给这几位“烈士”进行扫墓。